



## 沪语消失绝不是危言耸听

丁迪蒙差不多从2002年开始，就把自己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上海话的教学上。因为身为上海市级和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，她从1998年到2006年前后，每周末都会担任上海各区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考官，有时也会去各个学校看看普通话的推广情况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她逐渐发现了不对劲——2010年之后，10岁以下的上海小孩，连上海话听都不会听了。

“这就有点严重了。作为一名语言教学工作者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，也有义务来做一些沪语的保护和传承工作。”这些年，丁迪蒙编写出版了《学会上海话》等多本上海话教材。

究其原因，一方面，作为一线大城市，上海经历了人口大规模流动。随着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改变，部分公共场合总是普通话优先。

而据2016—2017年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开展的“上海社会认知调查”显示，对于迁居上海的人而言，越是年轻，越是不愿学习上海话，即外地人对于地方语言的学习动机越来越弱，本地人说上海话的语言环境也就愈发萎缩。

另一方面，本土文化教育的缺失，进一步加剧了上海话的传承危机。据了解，1996年起，上海市规定所有中小学生在学

校里不允许讲上海话，造成了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孩子在入学后少用上海话交流。

渐渐地，80后讲上海话的机会越来越少；90后的上海话讲得有些洋泾浜；而00后，很多已经讲不来上海话……

再加上，上海话在文字系统上的普及度与成熟度远远不够。因为不知道字音、汉字的写法，上海话就犹如流沙，很容易流失。

朱贞森是一名沪语推广者，曾担任上海电视、电台多个栏目的方言顾问及嘉宾，还与丁迪蒙以及吴语专家钱乃荣一起出版过《妙趣横生上海话》一书。

“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寝室里即使有一两个外地同学，通过四年的学习生活，他们至少都能听懂上海话，甚至有人还能开口说。因此，当时保护上海话的紧迫性没有那么强。”朱贞森同样提到了2010年，“但差不多这个时间，从生活中接触到的年轻人，或网上看到的情况，上海话的断层就很严重了。”

朱贞森便开始在微博上发一些保护上海话的内容。为了表明自己的专业性，他还申请了微博认证，并会用一些深入浅出的表达来讲解上海话的专业知识。很快，就在微博上聚集了一群上海话的爱好者，大家一起交流上海话之魅力以及探讨如何保护上海话等。

但并非所有上海人对上海话的传承感到焦虑。“当时，大家争论的还是要不要保护上海话。”朱贞森告诉记者，反对者

2019年6月，首届“囡囡学闲话”沪语小主持大赛合影。朱贞森（前排右一）担任主持人。

